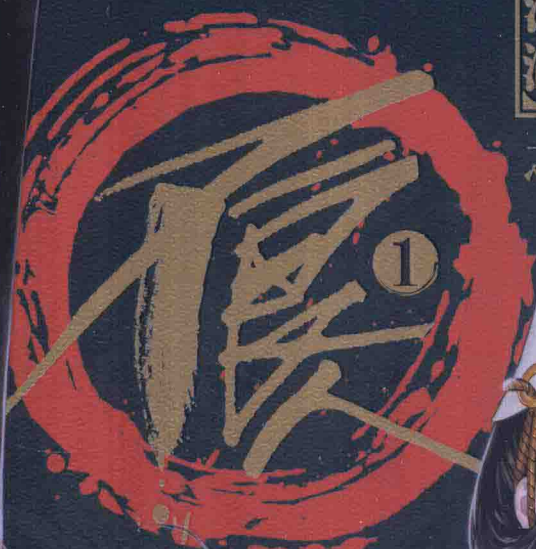


画江湖
之

一伤二八著



热血国漫
武侠小说震撼登场

专属特献

《画江湖之不良人》
手游大礼包

集团
社

官方唯一
正版授权
《画江湖之不良人》

原著小说

隐匿的龙泉剑再现江湖
潜伏着的各大势力重聚

马伯庸+使徒子联袂推荐
全网点击400亿次
数亿粉丝声援

若森数字 监制
关心X刘阔 联合主创

画江湖

之



一伤二十八/著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江湖之不良人. 1 / 一伤二十八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441-8116-7

I. ①画… II. ①一…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9307号

画江湖之不良人. 1

HUAJIANGHU ZHI BULIANGREN

一伤二十八 著

出版发行: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幅面尺寸: 169mm × 233mm

印 张: 18.5

字 数: 3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 贺 旭

责任编辑: 张 磊

统筹编辑: 梁 洁 刘青蓝

编辑助理: 邹学欢

封面设计: 唐 棠

版式设计: 唐 棠

责任校对: 天 宇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8116-7

定 价: 28.0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 - mail: sy24112447@163.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画江湖之不良人①」

目录

楔子

第一卷

龙泉再现

LONG QUAN ZAI XIAN

.....
001

第01章

幽冥暗影

.....
006

第02章

逃难乞丐

.....
009

第03章

醉仙楼父女

.....
014

第04章

钱袋由来

.....
020

第05章

竹林拜师

.....
026

第06章

死亡来袭

.....
031

第07章

竹林托孤

.....
040

第二卷

剑庐学艺

JIAN LU XUE YI

.....

045

第08章 相依为命

.....

046

第09章 青莲剑歌

.....

053

第10章 神秘人授艺

.....

062

第11章 师父变了

.....

073

第12章 星云破戒

.....

088

第三卷

初入江湖

CHU RU JIANG HU

.....

097

第13章 火灵芝

.....

098

第14章 幻音诀

.....

107

第15章 药效神奇

.....

118

第16章 再见无常

.....

127

第17章 酒鬼张子凡

.....

148

第18章 阎王蒋昭义

.....

157

第19章 祸事不断

.....

167

第20章 不可拒绝的任务

.....

190

第21章 奇怪的男人

.....

208

第22章 危险与离别

.....

217

第23章 师父有难

.....

229

第24章 岁月交织

.....

252

第25章 剑庐大火

.....

261

第26章 冥帝出场

.....

287

洛阳，千年古都，今日却被一种异常妖艳的火光所笼罩。

皇宫，人间至高所在，帝王寄身之处，已笼罩于漆黑的浓烟之中。

天子，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却连自己身边最亲的人都无法保护。

“大唐，完了！”

焦兰殿上，被大火遮掩的屋顶之上，一个高大人影迎着黑烟肃然而立。他的衣着极有特点，裹束全身的玄色长袍，腰间绑着一根蝠纹银带，再加上一顶遮蔽了他半张脸的斗笠，在大火和浓烟弥漫的皇宫之中，好似凭虚御风的世外之人。

“大帅若是出手的话，想来还是可以为大唐延续一甲子的国祚。”

渐渐被大火吞噬的焦兰殿屋顶之上，除了头戴斗笠的神秘人之外，还有一个眯着眼睛、手拄拐杖、面容沧桑的老妪。

“如若在位的是太宗皇帝，那么本帅无论如何，哪怕是舍弃这一具长生不死之躯，都会逆天改命，为大唐再续三百年国祚。”

神秘人的声音无比喑哑，好似在喉咙之中堵着一块木炭，无法如常人那样清晰地言语。但是对于老妪来说，这种怪异的语调，反倒是无比熟悉。

“李晔，还没有令本帅牺牲的资格！”

随着这句话语落下，焦兰殿中的厮杀之声开始渐渐地低落至不可闻。以屋顶两人的修为，整座皇宫的气息流转都能够映照于内心，对于其中的缘由，他们自然是十分清楚。

“他死了。”

老妪佝偻着身子，看着伏在青砖之上的锦衣男子，眼中流露出了惋惜。

“自古亡国，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大唐祸乱之由深种，李暉虽有智勇，非常之才，奈何外患已成，内无贤佐，大势已去！”

神秘人喑哑的声音再次响起，语气毫无起伏波动，似乎这个天下已经没有能够令他动容之事。

“内受制于家奴，外受制于藩镇，如此光景之下，李暉已经做到了最好。只可惜大唐早已支离破碎，任何一个手中有些兵力的藩镇都能随心所欲，无视王命。”

老姬说着说着，遍布皱纹的脸上惋惜更甚。怎么说他们不良人也是为了守护大唐而存在的，而现如今，坐视自己的主子死去，令她感觉到了自己的无能。

“虽然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幕，但是当本帅真的再一次经历改朝换代之时，还是有一种如梦似幻之感。”

如果有一个普通人听到他的这番话，肯定会震惊不已。上一次改朝换代，是隋朝！若是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岂不是已经有几百岁之龄？难道此人当真有长生不死之命？

“岁月，已经奈何不得本帅！”

就在神秘人说完这句话之后，一声充满怨愤、痛苦、遗憾，乃至是凄厉的长啸之声在被大火焚毁的焦兰殿中响起。

“然而，本帅依旧无法逃脱……天命？”

老姬听到神秘人的低喃，眯着的眼睛微微睁开，手中拐杖好似无力，却带着千钧之势砸向了背后被浓烟和大火遮掩的阴影。

“竟然能够把气息控制得如此之好，令老身都无法察觉，不知是玄冥教的哪一位高手到了？”

点点墨汁混合着烟火凭空浮现，被一抹雪白的笔尖吸附，轻柔温和地与老姬砸来的拐杖接触，迸发出了好似金铁交击的灿烂光粒。

两股无形却又磅礴的气劲扩散，在屋顶之上的浓烟和大火之中形成一片巨大的真空，露出了一个头戴冠冕、身披黑金长袍、面颊瘦长、留三缕长须的中年人。

此人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被他负手握着的巨大毛笔，柔软的笔尖上沾染的墨汁是早已经发黑的血污。

“生死笔！原来是崔钰大府君来了，老身还在奇怪，刺杀皇帝这么大的事

情，怎么玄冥教就来了五个二流的角色……”

老姬说话之间，手中拐杖已经放下，身上那股摄人心魄的气机也消散于无形。从刚才那一记试探之中，她知道眼前这个玄冥教的副教主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拿下的对手。

“幸好本府来了，要不然的话，恐怕就要错过得到宝藏的机会了。”

崔钰侧目看向了从他出现就没有丝毫响动的神秘人，心中却是忌惮不已。刚才他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人话语之中的惊人秘密，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气息，漏了破绽，被老姬察觉。

“传闻黄巢叛军攻陷长安之前，官府中的神秘组织——不良人，执行过最后一次任务之后，便消失不见了。与他们同时消失的，还有叛军搜遍长安也未曾找到的国库宝藏。”

神秘人听到这番话，终于有了一点反应，他抬起了自己的斗笠，露出了一双好似有烈火在其中燃烧的眼睛。

“本府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传说之中的不良人首领——不良帅吧！”

对于崔钰这个在江湖上享有赫赫凶名的人物，神秘人只是开口，用独有的喑哑之声说了五个字。

“你，想要宝藏！”

“把龙泉剑交出来，本府做主，放你们一条生路！”作为洛阳城实质上的主宰，玄冥教的势力之大，可谓是只手遮天。哪怕是对不良帅这等传说之中的高手，他也有信心用数万大军将其磨死。

“这个皇宫，的确在很久以前就属于朱温了，但想要留下本帅，却是痴心妄想。”神秘人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他在用自己特有的语气不疾不徐地说话时，无形而压抑的气场已经笼罩了整个焦兰殿。

不知何时，崔钰发现自己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

熊熊的大火和浓烟在神秘人的驾驭之下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球体，将三人都包裹其中，令得皇宫之中的玄冥教教众都无法听到崔钰发出的濒死惨叫。

“中天位的功力，折损在这里，哪怕是朱温，也会无比心痛吧。”

不良帅说话吐息，汹涌浩瀚的气劲已经贯穿了僵立在原地的崔钰。一声剧烈

的爆音响起，堂堂玄冥教第二号人物化作了一堆白骨，轰然倒地。

“有些人，哪怕是当上了皇帝，他本质上依然是一个贼。”

老姬看了看崔钰的下场，沉默不语。哪怕她并不是第一次见识不良帅的天罡诀，但每次感受这种如同广袤青天、无垠大海的浩瀚功力，依然是惊惧不已。

“非白非黑，草头人出。借得一枝，满天飞血。”

似曾耳闻的一句话语，令得老姬眉头再次紧锁。

而在这个时候，不良帅却转过了头，看向了皇宫中一具被烈火焚成焦炭的小孩尸体。

“这是昔日李淳风应太宗皇帝之邀，为推算大唐国运而作的《推背图》中的一句谶语！”

老姬听后，一脸惶然，似乎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秘密。不过，不良帅却没有在意，反倒是兴趣盎然地说了下去。

“你可知，下一句是什么？”

良久的沉默之后，老姬回想起了这一本应该被自己遗忘的易书。她涩声说道：“荡荡中原，莫御八牛。泗水不涖，有血无头。”

不良帅抬头，四周大火汹涌，却无法靠近他周身十丈，斗笠的阴影遮住了他那双眼睛，却丝毫没有阻挡他的声音。

“一后二主尽升遐，四海茫茫总一家。不但我生还杀我，回头还有李儿花！淳风，本帅想要试一试，你我之间，到底，谁才是天意！”

lóng

龍

／ 第

quán

泉

／ 一

zài

再

／ 卷

xiàn

現

洛阳城上空，点点星光在雾霭阴云之中若隐若现。随着火光亮起，细微的猩红慢慢升腾。远远望去，就像是一股在大地沉寂千万年之久的妖气冲破阻碍，带着黑烟和灼热，夹杂着令人窒息的暴虐之势。好似天穹阴霾之中有不可想象的妖物张开血盆大口，欲将地上这一座被火光笼罩的千年古城吞噬殆尽。

火光中心，是象征着人间至高地位的皇宫。伴随着空气急速燃烧的呼啸，混合着浓郁刺鼻的气味，以及数不尽的尸体，五个如地狱阎罗一样的壮实杀手冷冷地注视着伏在地面之上的男人。

男人穿着锦衣华服，披头散发，在平整规律的青砖地面上一动不动，手边不远处还搁着一把长剑。

噼啪声中，火光炸裂，一截焦木砸在男人的身边。漆黑的浓烟带着灼热气流侵入他的耳鼻之中，狰狞毁灭的气息将渐渐归于沉寂的他从死亡边缘唤醒。

他的手微微动了一下。而在这个时候，皇宫终于无法承受大火的肆虐，在一阵巨大的轰鸣之中，开始解体。天穹之中那张阴云与黑烟化成的血盆大口落下，带着毁灭与高温，彻底吞噬了这一座富丽堂皇，象征着人间顶端的宫殿。

“龙泉剑?!” 两声惊诧的话语响彻天空，令得悬在半空的清冷弯月都微微颤动。这是一处通体幽暗的砖石结构宫殿群，乃是无穷人力在将一座大山凿空之后所建。顶部有一个圆形的洞口，正好可以令得天上月光洒下，与幽暗的宫殿融合，越发显得神秘诡异。

狭长的甬道贯穿整座大山，左右点着火把，每个火把下方都站着一个头戴铁制面具、身披玄衣的教众，火光从上往下打在他们的头顶，使得原本就阴森的宫殿显得更加可怖。

甬道的尽头是一处高高的石台，从下往上看，巨大的石壁之上，是一个能够令江湖上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的徽记。

天下第一暗杀组织——玄冥教！

朱温谋朝篡位，横行天下，所倚仗的便是这些行事诡秘、武功邪门的玄冥教教众。就连坐拥天下的大唐皇帝都是被这个神秘组织所刺杀，其无法无天，凶狠暴虐，可见一斑。

这个暗杀组织的首领冥帝，更是拥有可以与天下第一高手角逐的实力。而在冥帝之下，玄冥教的第二号人物，便是这个站在石台之上，拄着拐杖，放到任何地方都像是普通农妇的小个子老太太——孟婆。

刚刚发出惊诧声音的，便是跪在孟婆身前的一男一女，两人一黑一白，头戴高帽，涂着暗红的眼影，肌肤就像是经年累月不见阳光一样惨白。

“不错，根据小鬼得到的消息，陆佑劫带着龙泉剑现身了！”孟婆眯着眼睛轻轻地说道。她拄着的拐杖上挂着一个大葫芦，葫芦下半截套着一个木碗。就像是真正来自幽冥地府的老妇人。

“孟婆，你说的龙泉剑，可是传说之中的那一柄，记载着大唐国库宝藏的神秘之剑。”站在石台中心的是孟婆，而在左右两侧，还有两个身材一样的判官，只不过一个穿着猩红色斗篷，上面绣着金色的玄冥教徽记，另一个则穿着黑色斗篷，上面绣着火红色的徽记。说话的是左边的判官，他们的面部都被兜帽罩着，看不见长相。

“不错，就是那一柄！”孟婆弓着身子说完这句话之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抬头仰望夜空。

“陆佑劫何德何能，竟然会拥有龙泉剑，这其中是否有诈？”厚重的声音响起，是右边的判官。玄冥教虽然倚仗大梁朱温的势力，号称“天下第一暗杀组织”，但并不是真正无敌字内，没有对手。除去传承久远、底蕴深厚的佛道两教之外，还有通文馆和幻音坊这两大死敌。

前者是晋王李克用命义子李嗣源成立的势力，虽然满口仁义道德，却是和他们玄冥教一样的本质。而幻音坊虽然都是女流之辈，但手段之阴狠毒辣，比起玄冥教和通文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但是龙泉剑必须要归我们玄冥教所有。”孟婆冷冷地说完，令得原本欲要争论的两大判官瞬间沉默。

“黑白无常听令！”

从听闻龙泉剑之后就一直跪在石台边缘的男女立刻恭敬地回应。

“属下在！”

“渝州分舵人马尽数归你们调遣，一定要把龙泉剑带回来。”

听到这里，白无常抬起头，露出一张妖异娇艳的俏丽容颜，脸颊之上的暗红花纹好似滴血一样诡异，她舔了一下自己的樱唇，问了一句。

“陆佑劫呢？”

“死活不论！”

孟婆还没有开口，左边的判官却是已经不耐烦地下达了命令。

“属下遵命！”

这一次开口的是黑无常，他拉住了白无常的左手，抬起了同样惨白的俊秀面容，接下了令牌。

等到两人转身离开之后，孟婆收回了目光，坐到了椅子上，好似无意，其实却是有意地将刚才未完的话题进行了下去。

“你们可知，老身这一次为何笃定龙泉剑不会是通文馆与幻音坊的阴谋？”

水火判官对视一眼，隐藏在兜帽之下的神情看不分明，却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

“请孟婆示下！”

坐在椅子上的老太太睁开了眯着的双眼，语气平淡地说出了三个字。

“不良人！”

“陆佑劫是不良人？！”

“不错，不仅仅是陆佑劫，就连他的结拜大哥阳叔子也是不良人。”

“一天是不良人，一辈子都是！”

“不要！”一声稚嫩的惊呼在渝州城的荒郊响起，一个穿着破布衣裳的男孩满头大汗，脸上带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恐惧和惶然。

“星云，你又做噩梦了吗？”苍老焦急的话语传入男孩的耳中，令他眼中的惊慌害怕渐渐消去，急促的呼吸趋于平缓。

从梦魇中醒来之后，小乞丐看到远处天边一抹红光亮起，索性也就动身了。对于他的任何决定，只要没有性命危险，老乞丐都是赞成的。

在清晨的深山之中，淡淡薄雾带着丝丝凉意钻入两人体内，令得原本还有点困意的小乞丐立刻清醒。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两人已经走出了大山，看到了渝州城的轮廓。就在小乞丐打算径直走的时候，老乞丐突然拉住了他。

“星云，我来走前面，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离开我的身边。”老乞丐遍布皱纹的脸上满是担忧，跟着他经历过无数次困苦的小乞丐这个时候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侧眼望去，一条原本充盈的河流现在已经化成了几条水流，在浅滩上潺潺地流动着。清晨的薄雾好似跟着他们从大山深处来到了岸边，飘在乱石滩上，仔细看的话，还能在石块之间看到一些动物的骨架。

太安静了！无论是这边还是对岸，静谧得令小乞丐都不由得感觉到一股彻骨的冷意。就在这个时候，老乞丐拉着他的小手，走向了连接两岸的唯一一座石桥。虽然说河水浅得伸脚就能蹚过去，但是隐藏在其中的深深寒意，令得两人每走一步都如踏针毡。

小乞丐感觉自己好像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每前行一步，都令得浅滩上的乱石

微弱抖动，就如同大地都在随着他的脚步而震动。

石桥不大不小，走在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种裂纹缺损，斑驳的墨色苔藓在桥身蔓延，好似张牙舞爪的妖怪，与四周静谧的气氛结合，使得小乞丐更觉得浑身发冷。

越过这边桥头高约一米的石碑，小乞丐看到了桥中央坐着一个樵夫。

这个樵夫毫不起眼，隐藏在斗笠之下的面容看不清晰。他的背后是一片广袤的田野，透过薄雾隐约可见远处的渝州城门楼和城墙。

“我能活着走到城里吗？”就在小乞丐心中泛过这样的想法之时，四周原本静谧得可怕的阴冷气息瞬间沸腾，就像是人间与地府之间的鬼门被打开，无穷无尽的凶魂厉魄带着对温热生命的渴求，暴虐地舔舐着自己的爪子。

身边石碑上刻着“渝州城”三字，桥下乱石滩上不住地隆起一块块石头，好似有一条条巨蛇在下面穿行，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小乞丐的心中已经绝望，握着他小手的老乞丐脸上也是一片惊慌。

他们两个逃了这么久，终究还是被发现了吗？桥的两侧，河的上下游，不停翻起的地面好似被石桥吸引而来，带着阴冷的薄雾，从四面八方向着石桥靠近。

樵夫坐在桥中央打盹儿，带着晨起的困意，没有注意到一老一少两个乞丐迎面走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块块隆起的鹅卵石已经全部会聚到了桥下，无数道令人作呕的血腥杀气再也不掩饰，化作汹涌澎湃的浪潮，向着桥中央的樵夫和乞丐倾泻而去。小乞丐心中已经彻底绝望，就连久经岁月的老乞丐眼中同样也流露出绝望。两人都清楚地知晓，这群凶魂厉魄的可怕。

“轰！”一声巨响，九个蒙面的甲冑人猛地从沙石下破土而出，在蹿出地面的同时像爆破一样溅起九道碎石柱。他们面具后的眸子狰狞而猩红，就像是湮灭了所有温情的鬼怪。

凌厉的气劲从他们手中的弯刀斩出，从桥两边交错成罗网，封锁了所有可以逃脱的空间，带着绝杀之势，向着恰好走在一起的樵夫与乞丐落下。刀气划过虚空，无形之劲还未加身，就已经将小乞丐破烂的衣裳撕开了一道口子，隐约可见一道道血痕。就在这时候，老乞丐反倒变得面无表情，那一双苍老的眼睛微微眯起。他拉住了因为受到惊吓而惊慌失措的小乞丐，避免他露出更多的破绽。

杀气，刀光，全都斩向了他们面前的人。凶魂厉魄的目标并不是乞丐，而是樵夫。

九个持刀的蒙面人全部飞身斩落，就在这时候，小乞丐清楚地看到斗笠缝隙之下的一只眼睛，一抹如旭日的精光从中迸射而出，就像是一柄锋芒毕露的神剑，透着凛然正气。

“噌！”如小乞丐预料的那样，樵夫从自己的腰间拉出了一柄长剑。肩上的柴担在其内力催动之下，四散撞向了来到身前的无形刀气。

枯柴根本就无法阻挡切金断玉的弯刀，只是眨眼的工夫，就被斩碎成了无数木屑。但是原本汹涌澎湃的杀气也在这个时候微微停滞了一瞬。

“高手！”老乞丐和小乞丐心中同时闪过这两个字，随后仿佛是为了验证他们的猜测，樵夫手中的长剑递出，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刺入了最接近他的一个蒙面人身体之内。此时绝杀之局顿时告破。

不过同伴的死亡并没有令杀手退缩，他们早已经泯灭了人性，对于死亡没有任何恐惧。或者说，有着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逼得他们只能迎接死亡！又是两道剑光“噌噌”闪过，左右两侧袭来的蒙面人就此倒下。

樵夫的剑法之强，足可以斩妖除魔，但是老乞丐心中却闪过了一丝不祥，按照恶鬼所在的势力，如若了解对手的底细，绝不会只是派出如此小鬼。

随着最后一道弧形剑光劈落，第九个蒙面人死在了樵夫身前。他摘落了自己头上有些歪斜的斗笠，露出了一张刚毅方正的面庞。看着已经死去的几个蒙面人的服装，他嘴里缓缓地吐出了三个字。

“玄冥教！”

“高啊！”一声拖着长长尾音的话语响起，带着九个蒙面人加起来都不如其一半的阴冷鬼气，令得原本松了一口气的小乞丐顿时僵硬。

樵夫环顾四周，终于在转身的时候，看到桥墩之上，蹲着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高帽、面色惨白、涂着暗红眼影的妖异俊美男子。他幽暗的眸子之中带着令人捉摸不透的诡秘，上下打量着这一次的目标，好似很有兴趣，一副不虚此行的样子。

“连手底下一个奴才的剑法都这么好，陆大侠福气不小啊！”

樵夫听到这里，原本轻松的面容已经彻底变得严肃，握剑的右手不知何时开始微微颤动。能这样装扮的人，玄冥教中只有一个！

“黑无常！”

听到樵夫报出自己的名号，黑衣男子依然蹲在桥墩之上。不过他脸上的笑容

却变得越发阴冷。刺骨的杀意令得小乞丐不由自主地颤抖，老乞丐立刻护着他走向桥边，想要远离这个光是站着就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黑无常。

“幽冥教黑白无常从来形影不离，你既已现身，她又何必躲躲藏藏呢！”

听了樵夫这句话，黑无常再一次发出那种令人心底发颤的笑声。“嘿……”

就在这个时候，樵夫感觉到心口微微一凉，低头一看。一截带着血光的剑从自己的后背刺入，贯穿了身体，映入了眼帘。直到利刃刺破肉体的声音传来，樵夫才感觉到了一股钻心的痛，浑身的力气好似在一瞬间都被这一剑抽干。

“明明在你身后站半天了，是你懒得看人家嘛！”慵懒又带着一丝戏谑的女子声音响起，一丝冰凉的吐息在樵夫的耳边盘旋，钻入耳窍之中，熄灭他体内最后的一缕生命之火。

樵夫瞪圆了双眼，哆嗦着向身后瞄去，终于在失去意识之前，看到了一张宜喜宜嗔、无比妖艳的姣好面容，同样惨白的脸颊之上，除了暗红的眼影之外，还多了一朵暗红的彼岸花。

“这就是幽冥教的白无常！”这是樵夫死之前，脑海之中残留的最后一句话。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就在樵夫失去生命气息的刹那，天边乌云被一轮骄阳刺破。久违的阳光洒落，映照得桥上的鲜血更为刺眼。小乞丐躲在老乞丐的怀中，浑身颤抖，呼吸急促。

“噌！”白得不似人的女子将手里的剑从尸体中抽出，纤手一送，樵夫已经“扑通”倒地。

“沙沙”，脚步声几不可闻，黑无常走到了白无常的面前，两人之间正好是樵夫的尸体。他弯下腰，用自己的食指探了探鼻息，起身用略带责怪的眼神看向了自己的妹妹。

“宣灵，你出手太重了，他还什么都没说呢。”这一次的任务可不比寻常，看孟婆和水火判官临行之前的语气，就知道若是没有把龙泉剑带回去，他们两兄妹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用不着！”白无常将手中的剑擦拭干净，收回了宽大的衣袖之中，满不在乎地说道：“既然陆吉在渝州城，那他主子肯定也在这里！”

原来樵夫叫陆吉！就在小乞丐这样想的时候，两道冷漠的眼神看了过来，令

